

赵建邦 著

愛海沉舟



序

婚姻象茫茫的大海，人们至今未能为其发明指南针。

——海因

爱情的海洋辽阔壮观，蔚蓝迷人。无数小舟拥抱浪花，扬帆远航。那小舟上的双双伴侣同心协力，摇橹划桨，不管沉云遮盖，雾锁千层，冲破暴风骤雨，踏平惊涛骇浪。随着海鸥的鸣唱，遨游仙山琼阁，伴着鱼儿的欢跳，喜迎东海日出，无限幸福愉悦地驶完爱情的航程。

然而，爱海上也不乏沉舟，一只只坠落在幽冥的深渊，浸泡着苦涩的海水……

本书就是记录了一些爱海中的沉舟，探索其沉没的原由：有的错搭了一条船，一开始就埋下了覆灭的隐患；有的迷失了航向，撞上暗礁险滩；有的罢桨抱怨，将小舟掬翻；有的不顾患难情侣，另觅新船；有的……

舟沉船翻，后果不堪言：那另觅新船者，躲不过道德法庭无情的审判，逃不开世人冷峻的目啄；那不幸落水者，有治不愈的创伤，吐不尽的苦水；那随舟沉没者，更可怜情埋海底，身葬鱼腹。

“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”愿青年朋友们从《爱海沉舟》中吸取教训，引以为鉴；在航行爱海之前，慎重地选择好志同道合、称心如意的伴侣。在航行爱海中，用相互的理解，荡稳双桨，用永恒的爱情，鼓满船帆。在爱海中乘风破浪，高歌远航……

目 录

序

一腔伤心男儿泪.....	(1)
“一见钟情”的悲剧.....	(21)
柔肠痛断“高墙下”.....	(27)
婚外恋引爆的裂变.....	(43)
遮住爱海的迷雾.....	(51)
“长相知，不相疑”.....	(65)
今日“秦香莲”.....	(71)
劝君莫做负义郎.....	(83)
错择了爱情的船.....	(87)
草率成婚后悔迟.....	(99)
被金钱扭曲了的爱情.....	(102)
爱钱还是爱人.....	(108)
苦涩的婚姻.....	(113)
家毁于“大男子主义”.....	(117)

没有爱情的婚姻.....	(120)
捆绑怎能成夫妻.....	(126)
幸福家庭的不幸.....	(128)
驱散封建的幽灵.....	(134)
邈邈断送了爱情.....	(137)
不能不拘小节.....	(139)
后 记.....	(140)

一腔伤心男儿泪

自古就有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”的诗句。这里叙述的就是一个男儿，在闪电般的婚恋中，驾着“爱情”的小舟撞上了惊喜、惊变、惊人三个暗礁，舟破翻沉，爱情泯灭，伤心之极，而流淌出一腔伤心的男儿泪。

惊 喜

盛夏的傍晚，北国春城——长春，虽然不象热带南方火炉般酷暑炎热，令人难以忍耐，但也使人有些烦闷。王长贵从透不过气的公共汽车上挤了下来，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冒汗，身上清爽了一些，脑袋仍昏沉沉的。那是伏案搞了十几个小时设计累的，他在市某建筑部门的技术科工作。马路边霓虹灯耀眼，酒菜味飘香，刺激着长贵的神经，冲撞着他的饥肠。单身汉的他，真想进去狼吞虎咽一顿。也许不习惯进饭店，也许舍不得花钱，他咽了口唾沫，心里盘算着，到家是不是还煮方便面？对了，家里还有两根黄瓜，拌点凉菜吃吧，正是菜贱的季节。

走到熟悉的家门，冷丁看到房门没有锁，难道家里被盗了？他惊出了一身冷汗，急忙推门进屋。只见屋里灯亮着，

这间被作为卧室、办公室的多功能房间，变得焕然一新：床上的格布旧床单，换上了席梦思的新床罩；常年扒在床上的被子，叠得四楞四角；方桌上零乱的杯盘，摆放得整齐而艺术；踩满污垢的水泥地，拖擦得干干净净。厨房里传出锅勺碰撞的“叮当”声响，溢来诱人的菜香。他攥紧的拳头松开了，心里爬上了一阵喜悦滋味，一拍脑门，自言自语：“这笨家伙，怎么把钥匙给了亭亭都忘了？”这个38岁的男子汉，自打前几年母亲去世后，就再也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。他不急于到厨房里打扰亭亭，独自陶醉着。

长贵的父亲去世早，母亲没有工作，积劳成疾，瘫痪在床。作为长子的长贵18岁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。到了当婚的年龄，长贵长成一米八的大块头，方方正正的宽脸盘，有棱有角的嘴，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是个标准的男子汉。姑娘们托人求爱的，暗送秋波的倒真不少，长贵自然也有钟情的，可怀春的少女一迈进他家门，就有些傻眼：炕上躺着一个老的，地下跑着三个小的。长贵是个孝子，对求爱的姑娘实打实凿地说：“我是长子，上要把老母养老送终，下要把弟弟妹妹供大成人，看这条件行，咱们就处，不行，就别勉强。”

这长贵妈是要拖累数年的呀，这个家也是用钱填不满的无底洞哟。姑娘动摇了，心凉了，好小伙儿有的是，何必呢？第一个没有再来，第二个没有再谈，第三个……

长贵不怨自己摊上这个家庭，把青春的爱深埋在心底。这一埋就是十多年。弟弟妹妹们也对得起这个心眼好的苦哥哥：有上大学的，有当了研究生的。他心里比弟弟妹妹们还乐还美。老母亲虽说日子过得舒舒服服，却压着一块心病，越压越重。弥留之际，她拉着长贵的手，一字一泪地嘱咐

说：“儿呀！妈不再拖累你了，快找个好媳妇。到时候，别忘了阴历七月十五晚上，在十字路口念明念叨，把喜事告诉妈妈，妈盼那……”

已成了老青年的长贵重又开启那爱情的大门，寻觅姗姗来迟的伴侣。说快也真快，一个大姑娘刘亭亭来到他的身旁。据介绍人说，她今年32岁，一直未婚现在是长春市某个小工厂新提拔的副厂长、党员。长贵对这些自然条件是满意的，他喜欢在事业上有上进心的，要找就找个正经人。可他也有点犹豫，人家大小是个副厂长，不般配吧。介绍人一沟通，女方回话，“芝麻大的官不算啥，条件都是次要的，主要看人嘛。”

第一天晚上，相见在长贵家。这刘亭亭虽过妙龄，犹显青春，也许是灯下观美女的缘故，长贵第一眼打量的目光，竟半天没收回来。只见刘亭亭：披肩秀发衬着鸭蛋脸，柳叶长眉伴着杏核眼。似有羞意，腮上挂着两朵桃花；含着微笑，唇上露出双排皓齿。老大哥的长贵倒把自己脸看红了，显得手足无措，好象不是这个家的主人。相形之下，小妹妹的亭亭倒落落大方，很善言词，说起话来文质彬彬，情通理顺，那声音也象银铃般悦耳。长贵暗想怪不得提拔她，看出来有两下子，心里好不喜欢，介绍人在旁浑和打趣的插话，长贵似听非听，撩耳清风……

当夜，长贵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。

第二天晚上，两人相约南湖畔，金黄色的圆月悬挂在空中，倒映在湖上，湖风轻轻，柳叶拂面，长贵只觉得心里清爽得象那湖水，身子轻盈得象那柳叶。亭亭在旁低低细语宛如一首优美的抒情歌曲，长贵心旷神怡，真想高唱几句：

“生活啊！生活，多么美好，多么美好！”忽然间长贵似乎

觉得自己有点幼稚，只听了介绍人一面之词，对身边的她并不了解啊！憨直的长贵咋想咋说：“我想，我想知道你，是不是大姑娘？”

象一块石头投入湖面，击乱了湖中水，搅散了湖中月。

“不信，你可以随便了解，调查清楚了再处！”声音清冷冷的，含着被人怀疑的委屈，人也转身就走。长贵慌了，怨自己笨嘴拙腮，转念一想，反倒对亭亭深信不疑了。是啊，亭亭又不在千里之外，就在长春市，她要不是大姑娘，一调查就知道了，咋瞒得了呢？看把她气那样，不也证实了……长贵虽笨，倒也急中生智，不是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吗？唉！他追上几步，费劲挤出几句话：“别，别生气……我相信你。”跟着几声“嘿嘿”的憨笑，好在月光下，看不大清他那赤红的脸膛。

“也怪我，”亭亭就势下了台阶，通情达理地说：“老大不小啦，还要小孩子脾气。不过，你也知道，凡是大姑娘都难免惹人饭后闲议论，我这个人从来行得正，走得直，最讨厌别人闲言杂语……养成了这个特性。按理说处对象是应该好了解了解，哪能轻易相信一个人呢？”

“其实，我的经历很简单。”她委婉动听地诉说起来。

“我下乡那年，父亲病故了。母亲开始跟着已经成家的哥哥过。时间长了，哥哥行，嫂子还不行，弄得母亲暗中对我没少掉眼泪。我从乡下抽回来后，就陪伴着老母亲生活，养儿育女一辈子了，哪能晚年让老人家伤心呢。母亲为我的婚事也很着急，当时我都26岁了，年龄上不占优势，还有患肺心症的老母亲。虽然也谈了几个，不是人家不可心，就是我不中意。去年，母亲去世了，我只好寄居在哥哥家，嫂子的气真不好受，我能不着急自己有个家吗？可找对象又不能

上马路去拽呀！我把劲都用在工作上了，领导器重，大家信任，培养我当了副厂长。虽然厂子倒不大，但也挺忙乎人的。我还真怕闲着，一闲下来，能不为婚事烦恼吗？岁月不饶人啊！”一声轻轻的叹息，结束了揉人心肠的话语。

惊人相似的身世，难得的一片孝心，同命相怜的长贵被深深地打动了，真是如逢知己，相见恨晚。

啊！南湖的夜静悄悄，偶尔传来蟋蟀的轻鸣，飘来沁人心脾的花香。中天的圆月在湖面上洒落银辉一片，月光下、湖水旁的她，亭亭玉立，宛如白玉雕成的女神。

长贵正在回味得出神，亭亭笑吟吟地把饭菜端到了他的面前。此刻，长贵倒不觉得饿了，心里灌满了蜂蜜。想说什么，一时间没选出个好词来，只有憨厚和感激的笑从嘴角、眉眼边的纹络上尽情地流露出来。

“快趁热吃吧，我在哥哥家吃了，不陪你了。”亭亭温情地说，伴着含娇的笑，那笑中生出百媚来。说完，轻步返回厨房，不一会儿，传来洗衣机的欢唱声。

长贵不用掰手指头就能算出，他和亭亭相识只有三天。前天晚上去了南湖，昨天晚上遛了马路，噢，对了，是昨晚长贵把原来他母亲的那把房门钥匙交给了亭亭，这样难得的知己，这样迷人的姑娘，还有啥不放心呢？想不到，姑娘家今晚就来为自己操持家务，洗衣做饭，还真有点象在做梦的感觉呢。他忽然想起看过的电影《画中人》，莫不是画中的美女来到我家。

“还不快吃呀！都凉了，再不吃，我可要撤桌了。”亭亭不知什么时候又从厨房里走过来，似怨非怨地催着楞坐在那里的长贵，捏起桌上的筷子，塞到长贵厚大的手中，并为他满满地倒了一杯啤酒：“给，喝点吧，大热天，消暑解

渴。”长贵接过酒杯，多年来，他喝酒都是消愁解忧，伴度长夜的，今晚，这酒……他在亭亭妩媚的目光下，在内心惊涛狂澜般的喜悦中，仰起粗脖将那大杯啤酒“咕嘟咕嘟”一饮而尽。

那以后的晚上，“画中人”天天飘临寒舍，给长贵洗衣做饭，伴长贵倾心交谈。长贵呢，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这如同妻子般的温暖。这一天晚饭后，亭亭从小皮夹里掏出一个电动刮胡刀，塞到长贵手中。

“给，收拾收拾你那大胡茬子。”

长贵放在下巴上一推，按摩似地，舒舒服服，一会儿功夫就把嘴巴脸腮刮得光溜溜的。心想：这个玩艺还真挺好，咋早没想到买一个呢，这心细的亭亭。

他刚放下电动刮胡刀，亭亭又递过来一个包袱，冲他神秘地一笑：

“哎，打开看看。”

长贵心里猜测着，打开了包袱，露出一身崭新的深灰色的毛料西装，是男式的，肥肥大大的。

“这？给谁买的？”长贵不是不明白。

“还能给谁的？快穿上试试。”亭亭抖开西装，又用目光在催。

穿惯了工作服和一般制服衣服的长贵，换上这套笔挺的毛料西装，板着身子站在那里。亭亭从后轻轻一推，把他推到了镜子前面。镜子中好一个英俊的小伙儿，在西装的衬托下，更显得身材魁梧高大。脸上容光焕发，连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他觉得怪不好意思的，想躲开镜子，可再一细看身上的西装，不长不短，不瘦不小，就象照着自己身子裁制出来似的，亭亭也没领我去过服装店呀！

“太合身了！这是你买的？”他感叹而惊讶地瞅着她。

“不是，是我托人做的。”她歪着头，笑眼看着。

“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哪？”

“我没给你洗过衣服吗？”她反问着，抿起了嘴。

长贵傻乎乎地乐了，她也陪着“咯咯”地笑了。

交织在一起的笑声飞出小屋，两人亲昵的情影也映出窗外……

象一阵风刮遍了工地——“老光棍找了个俏对象！”每天中午，亭亭骑着乳白色的小坤车，穿一身白色连衣裙，鸽子般飞来，从保温饭盒盛出热腾腾的大米饭，烧茄子、溜肉段……在工地上搞设计的长贵有滋有味地吃着，悄悄围观的小青年们馋得直咂舌，羡慕得直眼蓝。这小白车上的白衣裙天天飘来飘去，逐渐地，蓝车蓝衣裙，黑车黑衣裙，红车红衣裙……一起飘来，争鲜斗艳，晃得人眼花缭乱。她们送来的饭菜一个比一个花样翻新。这是工地上小青年们回家“刚”的。

已是深夜了，闷热隐退，喧哗消失。宽广的柏油马路上只有两辆自行车缓缓行驶，踏着寂静，兜着凉风，这是长贵在送亭亭回家，好不惬意啊！

夜太快了，路太短了。兴致正浓的两人又到了那该分手的地方——一条小街的凉亭前，再往左前方不足百米处，就是亭亭寄居的哥哥家。每次亭亭都让长贵送到此为止。她对长贵说过，“不是我不想让你进家门，哥哥倒没啥说的，嫂子事挺多，嘴又碎，知道我天天回来晚是处对象，又说咸道淡了。再说，哥嫂又不同父母，不领你去看，他们也挑不出啥理，反正我的事。自己作主。”长贵自然理解，从不越雷池一步，都在小凉亭下，目送亭亭走进一间平

房。今夜，亭亭没有急于分手，象有什么心事。她把车子停放好，仰望长贵。

“我们认识有一个多月了吧？”

“嗯那。”

“你觉得我这个人咋样？”

“挺好的。”

“真心话？”

“那当然，我啥时对你撒谎？”

长贵急了，亭亭却笑了，是那微弱的路灯照见的。

“长贵，咱俩白天工作都挺忙，晚上……长时间相处，牵扯精力，也牵肠挂肚。”会说话的亭亭情理交融地谈吐着，仿佛在做思想工作：“我想，我们都老大不小了，不象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处对象，一考验就是三、五年。咱们要考验那么长，恐怕都成了老头老太婆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亭亭禁不住笑起来，连忙用手捂住了嘴，从她那手指缝里往外钻的话，变得有些发软发粘了。

“你呀！还是个男子汉呢？也不知道主动。谁象你？我看咱们就别跑马拉松了，是不是早点……”

长贵心里乐开了花，这样的媳妇还上哪找哇。他兴奋得大脑里一霎那却响起了妈妈临终时的话：“到时候别忘了…把喜事告诉妈，妈盼那……”长贵何尝不盼呢？

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亭亭声音里充满了娇柔。

“嘿嘿！”长贵傻笑着：“我……就按你说的办吧！”

“你呀，小声点。”亭亭含羞似嗔，高耸的胸脯急促地起伏，柔软的身子往长贵怀里挨靠。

涨潮的爱情巨浪汹涌地拍击着长贵的心头，淹没了他的惊慌，他张开两只宽大的臂膀，把娇娆的亭亭紧紧地拥抱……

惊 变

第二天晚上，亭亭来了，神情不象以往那样飞扬，少言寡语。长贵并没在意，心想，可能在单位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，现在的年轻干部不好当啊！到了该走的时候，亭亭才从小皮夹里迟疑地掏出户口本，沉甸甸地递给长贵。登记结婚是要双方户口本的，长贵喜滋滋地接在手中，翻开看着。户主：刘亭亭，家庭成员：无。他往下看，蓦地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再细看时，他笑容僵了，眼珠定了。“已婚”两个大字，虎踞龙盘在婚否栏中。户口本从长贵的手里脱落在地上，他象看了死刑判决书，周身的血管都随着冰冷的心脏在紧缩，紧缩。他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仿佛是一具僵尸。

亭亭从地上拣起户口本，脸红得象刚下过蛋的母鸡。她沉默了好一阵，轻轻唤着：“长贵，长贵。”

长贵的眼珠转了转，长长地呼出一口寒气。

寒气逼人，亭亭跟着打了个冷颤。

“长贵，长贵。”亭亭继续呼唤着：“我知道你会大吃一惊的，认为我骗了你。不假，户口本上写的是离婚，可你知道那是咋样的情况吗？”

长贵发木的脑袋有点转动了。

“唉！”亭亭长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“六年前，我刚从乡下抽回来不久，结识了一个叫王斌的，在市文艺单位工作。他是个才貌双全的小伙子，我也很喜欢他，一离开他的身旁，就觉得缺少了什么，丢魂似的。一年后，我和他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。可是，就在快要举行婚礼的前几天，我第

弟有急事去他家找我，一推门，弟弟惊呆了。他看到沙发上正搂抱着一男一女。那男的就是王斌，他干笑着掩饰着惊慌，那女的是个小姑娘，羞得没处躲藏。

弟弟把看见的情景告诉我之后，我的心象被捅了一刀，对他的爱一下变成了恨，我坚决要离婚。他理亏，顺顺当当地和我办了离婚手续。

我和他事实上并没有结婚。我还是贞洁的姑娘啊！”

她讲得如泣如诉，犹如刘兰芳在说评书，他听得全神贯注，好象电视机旁忠实的观众。

她从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讲到现在：“自打我认识了你，发现你的品格正是他所不具备的，我觉得找到了真正寄托爱情的人。越是这样，我越不愿讲那段不幸的往事，怕失去了你。但又总不能不讲啊，为了这事，我矛盾，我痛苦。现在都端出来了，心里也痛快了。至于你打算怎么办，和我结婚也好，不结婚也好，我都不会怪你。要怪，只怪捉弄人的命运，安排了这桩未嫁的倒霉离婚。”

犹如遇到晨风的炊烟，长贵的疑虑缕缕消散，紧缩的心脏也舒展开来，温热的血又流遍了全身。他凝望着亭亭纤弱的身子，仿佛看到了她一身傲骨。

“亭亭！亭亭！”他在召唤，声音还是那样亲切。“不就是登了一次记呗，也……不算啥。我不会象那个缺德男人那样，我只对你一个人好。”

“你呀！真是个好男子汉！”亭亭的脸上多云转晴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两人各自带着户口本和单位结婚介绍信，来到街道办事处。负责办理结婚登记的民政助理老陈，满脸笑容地让坐，透过花镜扫来审视的目光。老陈先看了看长贵的户口本，风趣地感叹道：“老青年啦，够晚婚典型了。”

接着翻开了亭亭的户口本，瞅了好一会儿，抬头面向长贵：
“你知道她结过婚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长贵急忙恭敬地回答。

“你对她了解了吗？”

“嗯那。”不知怎么的，长贵觉出回答得有些不踏实。

“你们双方都愿意吗？”老陈最后又问了一句。

“愿意。”一声尖细细的羞言；

“嗯那。”一声粗憨憨的乐声。

接过那火红的双喜烫金字的结婚证书，长贵方正的大脸胀得通红，悄声嘱咐了亭亭一句，转身跑出去了。不大一会儿，他左手拎着烟，右手捧着糖，往老陈怀里塞，往其他人桌上甩，连声说：“抽吧，抽吧，是喜烟呐！吃吧，吃吧，是喜糖啊！”在香烟缭绕中，在喜糖咂咂中，长贵伴着亭亭，美滋滋地走了。

80年代的年轻人，结婚的新房一个赛一个，富丽堂皇，老青年长贵也赶赶时髦。送走亭亭的夜里，他合不上眼，瞅着这间住了几十年的老房，设计起未来家庭的蓝图。

长贵是搞装潢设计技术的，正好派上了用场，他起早贪黑地装潢了一幅大壁画，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美女像，他不喜欢，而是一幅绿水绕青山的图画，顿时，满屋生辉，使人宛如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。长贵的心里还有一层含意，但愿他和亭亭婚后的生活能象这青山不老、绿水长流。

亭亭望着这幅壁画，笑眯了双眼。长贵揉着满是血丝的眼睛也跟着咧嘴乐。

长贵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，拿出积聚了十多年的盼望成家之情，设计着、装点着这个小家，他要象燕子垒窝那样，给自己和亭亭垒个好窝。他甚至幻想着，不久的将来，这窝

里会飞出一只展翅的小燕……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一阵急促而猛烈的敲门声，没门的房门被撞开了，闯进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，他气呼呼的象头公牛在喘。

正在刷墙油的长贵愣住了，还没等他张口，来人怒目圆睁，厉声喝问：“你是长贵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长贵惊疑地答道。

“好你他妈个长贵，霸占人妻，老子要到法院去告你！”

“什么！”被骂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长贵，一双大拳头攥得嘎巴嘎巴响。

正在厨房里忙活的亭亭闻声探出头来，她目光触到来人，打了个冷颤，象小偷遇上警察。

来人一见亭亭，双眼冒火，饿鹰扑鸡般冲过去。

长贵拦挡着，象座铁塔横在两人中间，他要保护亭亭，虽然他在疑惑不解。

来人气得跺脚捶胸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你他妈天天胡弄我，说加夜班，闹了半天，跑这加出个野汉子来。妈的！你这个骚货！臭娘们！……”

“别在瞎骂，你这个大骗子！我和你的帐还没算完呢！”亭亭恼羞成怒，从长贵的身后钻出来，双手叉腰，声嘶力竭地对骂着。

来人拽住亭亭，和亭亭撕扯到门口，他踢开房门，回头扫了长贵一眼，凶恶的目光如一把闪着寒光的刀：“哼！你等着瞧吧！”说完和亭亭互相吵骂着厮打着出了屋。

长贵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，许久、许久，才从这一幕恶作剧中惊醒。羞辱、怨恨、愤怒，在肚子里膨胀得他五脏六

腑都要碎裂了。

“天那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”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发疯般喊叫着，紧握油刷的手高举过头顶，拼命地往下一摔。油刷落地又反弹到他身上，滑落在脚边。溅得他衣服上满是油污。地上形成了两处油迹：一个圆点、一个长竖，恰象一个巨大的“！”号。

惊 人

亭亭和来人的谜底，经过长贵单位组织的调查和长贵本人的寻访揭示开来：

两年前，亭亭和来人——比她大七岁的李成萍水相逢，一见钟情，旋风般地进入了热恋。没到一个月，在互不了解底细的情况下，照了大幅彩色订婚照，没到两个月，就互相邀请单位领导和同志，在长春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就这样，两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同居生活了。

三伏天的雨，来的快，去得也快。婚后不久，亭亭吃惊地得知，李成在和自己结婚前竟有三个孩子，大吵大嚷被他坑了；李成也才发现，亭亭隐瞒了结过婚的情况，又骂又打说把他骗了。两人感情的温度表急剧地下降，内战频频。但打归打，各自都有亏心事，谁也没有提出离婚，勉强在一起混日子。

还是亭亭多了一个歪心眼，她暗地里物色着意中人，准备另起炉灶。猎取了长贵后，他对长贵又隐瞒了和李成的夫妻关系。善良的长贵哪里知道，那一个个良宵佳夜，他情深意长地相送，竟是她送到了丈夫家。还有比这更糟蹋良心